

丛书主编◎吴岩

科幻
新概念
理论
丛书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贾宝玉 坐潜水艇

——中国早期科幻研究精选

吴岩 主编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丛书主编◎吴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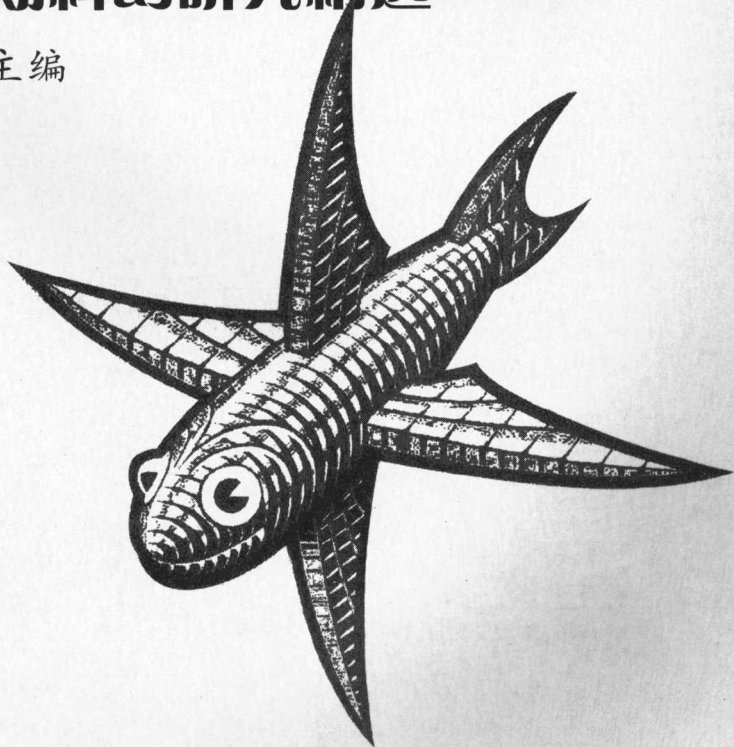
科幻
新概念
理论
丛书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贾宝玉 坐潜水艇

——中国早期科幻研究精选

吴岩 主编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贾宝玉坐潜水艇：中国早期科幻研究精选/吴岩主编.
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

(科幻新概念理论丛书)

ISBN 7-5395-2932-6

I. 贾... II. 吴... III. 科学幻想小说—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 IV. 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2099 号

贾宝玉坐潜水艇

——科幻新概念理论丛书

主编：吴 岩

出版发行：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http://www.fjcp.com> e-mail:fcph@fjcp.com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邮编：350001）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福建新华印刷厂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邮编：350011）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270 千字

印张：15.75 插页：4

印数：1—3090

版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95-2932-6

定价：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总序

科幻文学是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叙事性文学作品。这种文学发端于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速度显著提高，开始对质朴自然的生活产生影响的时刻。自工业革命以降，现代化成为社会变化的主流，科幻文学用自己特有的叙事方式，描述并参与了这一宏观社会变革。

科幻文学是关于现代化的文学，更是关于现代性的文学。从内容上，它所包含的“启蒙”、“理性”、“进步”和“科学”等宏大主题，将其牢牢地雕刻在现代性大厦的相应位置。从手法上，它所采纳的各种前卫性美学尝试，对古典小说核心特征所进行的种种反抗，又使它不容怀疑地处于各个时代新旧美学更替的“刀锋边缘”。

科幻从来不是主流文学，却一直享有着比主流文学中多数作家更多的读者。从雪莱夫人到儒勒·凡尔纳、H. G. 威尔斯、艾萨克·阿西莫夫、郑文光、叶永烈再到今天的乔治·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科幻文学在学术领域的遭遇和在普罗大众中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地位的突破性改变，由于后现代哲学的普遍繁荣，科幻文学的学术境况也正在逐渐改变。在自然和技术领域，科幻正在成为新知识的增长点。美国宇航局甚至提供经济资助去探索科幻文学中可能的新的宇航方式。在公共管理实践方面，科幻小说《神经浪游者》成了一段时期世界各国规划未来网络发展的参考读物。当然，最重要的改变发生在传统的、对科幻文学曾经嗤之以鼻的人文领域。在大学文学院中，有关科幻的研究方兴未艾。科幻不但被当成一种叙事文学来考量，更被当成一种文化存在、一种可能进入未来文化核心的具有

充足价值的边缘存在而重新估价。

在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除了上述种种状况之外，还具有本土化的特色。早在上世纪初，中国最早的科幻翻译和创作就已经展开。诸如鲁迅、茅盾、老舍等现代文化的先行者都曾经给这一文类的发展作过身体力行的推进。新中国建立之后，科幻文学几度繁荣，几度衰落，甚至常常被政治运动所殃及。即便在政治环境良好的时期，社会舆论和学术视野中的科幻文学也呈现出永恒的边缘化趋势。是这种文学本身存在着什么奇异的特性？抑或是我们的文化无法接受这种舶来品？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所我的名义申报并成功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展开了系列研究。该研究的全名是“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批准文号为04BZW012。在获得项目批准之后，立刻组建了学术委员会。委员会由王泉根教授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为王逢振教授，成员包括张美妮教授、郭建中教授、吴定柏教授、王建元教授、伊丽莎白·霍尔教授和格雷·威斯特福教授。

本研究计划中的成果包括两套基本理论丛书和一套国外科幻理论译文，总共15本，分别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重庆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其中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承担的“科幻新概念理论丛书”承蒙多方首肯，还成为了“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科幻新概念理论丛书”共分6册，分别为《现代性与中国科幻文学》（张治、胡俊、冯臻著）、《贾宝玉坐潜水艇——中国早期科幻研究精选》（吴岩主编）、《亲历中国科幻——郑文光评传》（陈洁著）、《科幻·后现代·后人类——香港科幻论文精选》（王建元、陈洁诗主编）、《在“经典”与“人类”的旁边——台湾科幻论文精选》（林健群主编）和《科幻文学入门》（吴岩、吕应钟著）。

本丛书的编辑宗旨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像丛书名字中所陈述的，期望在新思维方面给科幻研究领域一些启迪。阅读中读者一定会发现，无论从各分册或文章的选题还是从研究方法上，本丛书的作者都突破了以往比较单一的文学研究模式，试图以多元视角和方法探索科幻文学。笔者认为，对于科幻这种跨越学科的文学存在，是值得肯定的探索。

本丛书自始至终得到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黄建斌社长的支持。副社长陈效东先生曾是我从事科幻创作时的好朋友、好老师。他对我工作的信任、对我由于各种原因出现的暂时停滞所表现出的超常的容忍，让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事业和人生经验。北

贾宝玉坐潜水艇

总 序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王泉根主任从选题、约稿到编辑和最终丛书完成，都手把手地指导，并多次给我鼓励，要我放手做，不要太多框框。他对我学术成长方面的殷切期望，也给这套书的最终完成提供了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王逢振教授，是我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熟识的老师。他在粉碎“四人帮”后就率先开始翻译国外优秀的科幻作品。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的兴趣逐渐转移到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方面。当我向他求助，要求他参与到本书的学术委员会工作中的时候，他不但欣然同意，还主动承担了西方科幻文论的选编和翻译。在此谨向他表示衷心感谢。本人的硕士研究生高福军、方晓庆、胡俊、肖洁、陈宁承担了大量事务性工作，在此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这套丛书只是我们对中国科幻文学理论体系建设进行的基础工作。由于时间和学识的限制，丛书肯定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错误。所有不当之处，责任在笔者本人。恳切希望读者提出意见，我们一定会修订和改进。

吴 岩

于北京师范大学

2005年7月26日

目 录

晚清科幻小说研究述评(代序)(杨蓓) / 1

概论 / 17

晚清科幻小说的时代论题研探(林健群) / 19

科学幻想与科学启蒙——晚清“科学小说”研究(吴献雅) / 37

贾宝玉坐潜水艇——晚清科幻小说新论(王德威) / 92

专论 / 105

晚清科幻小说的兴起(林健群) / 107

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陈平原) / 136

晚清科幻小说的人物与情节研究(林健群) / 159

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的科学观(吴岩 方晓庆) / 180

论吴趼人的《新石头记》(黄锦珠) / 196

《新纪元》研究(李广益 陈楸帆) / 215

晚清的现代性——以晚清科学小说为观察文本(柯乔文) / 231

晚清科幻小说研究述评（代序）

杨 蓓

中国现代科幻文学的发展是以翻译西方（包括日本）的科幻小说拉开序幕的。在20世纪初始十年间，兴起了一股“科学小说”热，以“科学小说”的名义译介出版的小说作品总数大约在百部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科学幻想小说。1900年，中国世文社出版了由逸儒（陈寿彭）翻译、秀玉（薛绍徽）笔记的《八十日环游记》（《八十天环游地球》，儒勒·凡尔纳，法国），这是目前有史可查，中国发行的第一部科幻小说作品。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第一期就刊登了由南海卢籍东翻译的《海底旅行》[又名《海底两万里》，儒勒·凡尔纳，法国；《新小说》1902:1 - 1905:18（1902.11.14 - 1905.6），未完]和饮冰（梁启超）翻译的《世界末日记》[佛林玛利安，法国；《新小说》1902:1（1902.11.14）]两篇科幻译作。

其他较知名的译作还有：《十五小豪杰》[《两年假期》，儒勒·凡尔纳，法国；饮冰子（梁启超）和披发生（罗普）合译并缩写；《新民丛报》，1902:2 - 1903:24；日本横滨新民社单行本，1903]；《铁世界》（儒勒·凡尔纳，法国；包天笑译；文明书局，1903）；《电术奇谈》[一名《催眠术》，菊池幽芳，日本；东莞方庆周译述，我佛山人（吴趸人）衍义，知新主人评点；《新小说》，1903:8 - 1905:18]；《月界旅行》（儒勒·凡尔纳，法国；鲁迅译；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日本东京进化社，1903）；《地底旅行》[儒勒·凡尔纳，法国；索子（鲁迅）译；《浙江潮》，1903:10 - 12；南京启新书局单行本，1906]；《空中飞艇》（押川春浪，日本；海天独啸子译；明权社，1903）。

国外科幻小说译本的大量传入，直接影响了当时新小说家们的创作，“一切科学、

地理、种族、政治、风俗、艳情、义侠、侦探，吾国未有此淪智灵丹者，先以译本诱其脑筋；吾国著作家于是乎观社会之现情，审风气之趋势，起而挺笔研墨以继其后”。于是在1904年3月，中国科幻史上的第一篇原创科幻小说诞生了——荒江钓叟在《绣像小说》杂志的1904年21期-24期、26期-40期，1905年42期、59期-62期（1904.3-1905.11）上连载了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共三十五回，十三万余字，但没有结束。1905年6月，另一篇优秀的中国原创科幻小说问世，上海小说林出版社出版了《新法螺》，这本书由三篇小说构成：《法螺先生谭》（译作）、《法螺先生续谭》（译作）和《新法螺先生谭》。其中的《新法螺先生谭》署“昭文东海觉我（徐念慈）戏撰”，是徐念慈在前两篇译作的启发下创作的科幻小说。

此外，晚清较有代表性的原创科幻小说还有：海天独啸子创作的《女娲石》（东亚编辑局铅印本，卧虎浪士批，甲卷1904年、乙卷1905年，未完）；老少年（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南方报》，1905.9.19-1905.12.25；上海改良小说社单行本，1908.10）；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月月小说》，1906:1-2（1906.11.1-1906.11.30），未完]；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上海小说林社，1908）；我佛山人（吴趼人）的《光绪万年》[《月月小说》，1908:13（1908.2.8）]；天笑（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月月小说》，1908:19（1908.8）]；笑（包天笑）的《空中战争未来记》[《月月小说》，1908:21（1908.10）]；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上海小说进步社初版，1909；上海亚华书局铅印本，1928）；高阳氏不才子（许指严）的《电世界》[《小说时报》，1909:1（1909.10.14）]等。

综观中国科幻发展史，晚清短短数年中，中国文学领域中出现了那么多的标榜“科学”的作品，出现了那么多的提倡、讨论“科学小说”的文章，科幻小说得以昂首挺胸登上中国文学史的舞台并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文学的队列从此增添了一个崭新的文类。从追本溯源的角度说，晚清科幻小说研究对于中国科幻文学理论建构有着特殊的意义。

同时，晚清正是中国发生重大时局动荡变化的时期，晚清科幻小说也相应地反映了当时真实的历史图景，对于了解晚清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也很有帮助。

本文的选择范围是从1900年到2003年间晚清科幻小说的研究成果，由于资料来源问题，其中基本没有包括对国外研究的评述。

本文将晚清科幻小说研究分为三个时期。从1900年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对于晚清科幻小说的研究主要是同时期新小说理论家们进行的一些初步的讨论；从1949年到1988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基于晚清小说史的探讨和小说文本整理与分析基础上对晚清科幻小说的研究，但多数仍然局限于对小说内容的介绍，并没有对小说文本进行深入分析；1988年至今为晚清科幻小说研究的第三阶段，一些年轻的学人开始尝试对晚清科幻小说进行基于文本本身的综合性的论述，同时，一些知名学者的研究起着开疆拓土之功。这一阶段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明显超过前面的两个阶段，从而开启了晚清科幻小说研究的新纪元。

一、1900—1949年的晚清科幻小说研究

当下的文学研究中，对“科幻小说”的定义尚无公认的统一版本。本文采用的可操作性定义为，“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是19世纪西方近代科学诞生后新兴的小说文类，它是“科学”、“幻想”与“小说”三个要素交集的文学创作，是人类幻想与科学的完美结合，它将科学技术巧妙地融入引人入胜故事情节之中，透过小说形式的探讨，科幻小说加深了人们对人、科技、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1902年，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觉世新民”成为当时小说写作的准绳与目的，以前被视为“消遣”的小说成为晚清文人志士抒发抱负、维新救国的工具，各种新题材被纷纷引进创作。晚清科幻小说翻译与创作的热潮正是与当时“小说界革命”的大潮相呼应的，晚清新小说家们从“兴国化民”的实用目的出发，对“科学小说”给予了热诚的关注，撰写了相当数量的提倡、讨论“科学小说”的文章，开始了中国科幻文学理论的初步探讨。

但在晚清，并不存在与当代语境相同的“科幻小说”这样的文类观念，有识之士所多加提倡的“科学小说”，其中既有部分是能够通过当代观念验证的科幻小说，也有一些是以不超越当时科技发展水平的科学技术为情节基本推动力的作品。这个时期，对科幻小说的思考内在于对“科学小说”的提倡和探讨方面，尚未有基于独立的文类观念上的发挥。

1903年10月，鲁迅作《〈月界旅行〉辨言》，这是中国科幻文学批评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篇论述文章。鲁迅在文章里发出了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明确提倡创作“科学小

说”的声音：“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失，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而鲁迅在此文中对于“科学小说”的表述，正集中代表了新小说家们对于“科学小说”的态度，他们认为“科学小说”可以“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

新小说家们是从工具性的角度来提倡“科学小说”的，而这种在特定时代下对于小说功能的不恰当夸大被普遍接受着。1902年，梁启超在《〈十五小豪杰〉译后语》中指出“科学小说”在艺术上“寄思深微，结构宏伟”；1903年，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称“科学小说”是“经以科学，纬以人情”；1903年，包天笑在《〈铁世界〉译余赘言》中就明确提出“科学小说者，文明世界之先导也”；定一在《小说丛话》中也指出“然补救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至若哲理小说，我国犹罕。吾意以为哲理小说实与科学小说相转移，互有关系：科学明，哲理必明；科学小说多，哲理小说亦随之而夥”；孙宝瑄也指出“观科学小说，可以通种种格物原理……故观我国小说，不过排遣而已；观西人小说，大有助于学问也”；甚至有学人认为应该将“科学小说”推广为学校的教材，因为“读科学小说生其慧力”。

因此，中国的科幻小说从引进之初就被纳入了功利主义的方向。“科学小说”应具备普及科学知识、进行思想启蒙之功用的观点，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科幻小说创作与理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除了基于“科学救国”的抱负而倡导“科学小说”“工具论”之外，晚清新小说家也曾试图对“科学小说”进行文类上的定义。

1902年，饮冰（梁启超）在《〈世界末日记〉译后语》中将他翻译的这篇作品定义为“以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组织以成此文”；同年，梁启超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论及《新小说》杂志上准备登载的小说类型时，专门列出一类“哲理科学小说”，指出这是“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其取材皆出于译本”；同年从《新小说》第一号起连载的《海底旅行》，标题前标识了“泰西最新科学小说”，这是“科学小说”一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首次单独使用。成之（吕思勉）在洋洋洒洒三万余字的长篇论文《小说丛话》中也明确指出“科学小说”是“近年之新产物，借小说以输进科学智识”。

自《新小说》开小说分类风气之先，此后创刊的小说杂志纷纷仿其做法，为自己刊载的小说分类。但是晚清新小说家们虽然热衷于对小说的分类，却很少对所分的小

说类型进行深入的分析。他们对“科学小说”的界定着重在实用的功能意义上，导致了“科学小说”类型理论的疏漏。

由于翻译中不可避免的理解偏差以及现代小说文类观念尚未确立，晚清新小说家未能在“科学小说”中细分出“科幻小说”。他们常将科学成分相对较多的作品列入“科学小说”的范畴，而科学描述较少的作品则常被冠以“理想小说”之名，如《电世界》就标注为“理想小说”，《空中飞艇》是“以高尚之理想，科学之观察，二者合而成之”，《新法螺先生谭》被称为“属于理想的科学”（《觚庵漫笔》，《小说林》1908:11），《新纪元》则“专就未来的世界着想，撰一部理想小说，因为未来世界中一定要发达到极点的，乃是科学，所以就借这科学，做了这部小说的材料……就表面上看去，是个科学小说”（《新纪元》第一回，上海小说林社，1909）；而如《光绪万年》干脆标注为“理想科学寓言讥讽诙谐小说”[《月月小说》，1908:13（1908.2.8）]，《新石头记》标示为“社会小说”（《新石头记》，改良小说社单行本，1908），却是“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

更有部分新小说家将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奇闻异事与医药记载认为是“科学小说”，企图在传统小说中为“科学小说”溯源，“且中国如《镜花缘》、《荡寇志》之备载异闻，《西游记》之暗证医理，亦不可谓非科学小说也”，“小说有医方，自《镜花缘》始……又不啻足为中国之科学小说”，而不管这些知识是不是真正的科学。

由此可见，“科学”概念的模糊以及“科学幻想”要素的存在，已经混淆了晚清新小说家们对“科学小说”的认知。晚清虽有大量“科学小说”的创作，对“科学小说”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更谈不上对“科幻小说”的理解。晚清新小说理论家、作者与读者多有提及的“科学小说”一词，与科幻小说是有交集但并不重合的两个范畴。

这一时期重要的理论文章主要是鲁迅先生的《〈月界旅行〉辨言》，不仅因为鲁迅先生在文章里发出了我国文学史上最早明确提倡创作“科学小说”的声音，同时鲁迅在此文中对于“科学小说”的表述，正集中代表了新小说家们对于“科学小说”的态度，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专门对于“科学小说”的文类特征及创作规则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鲁迅指出：“科学小说”的创作应该“经以科学，纬以人情”，作品中要有“比事属词，必恰学理”的科学知识，同时也要注意“科学小说”作为小说艺术上的自律，“离合悲欢，谈故涉险，均综错其中。间杂讥谭，亦复谭言微中”。鲁迅先生还指出“科学小说”不仅仅是普及现有科学知识的载体，还可以以“据理以推”的幻想来

“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托之说部”，使得“而后殖民星球，旅行月界，虽贩夫稚子，必然夷然视之，习不为詫”。这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今对于“科幻小说”文类特征的认识。

辛亥革命后，民初科幻创作在消闲风潮影响下，出现了更多的娱乐倾向，兴国化民的严肃主题开始慢慢淡化，科幻小说开始具有更多元、更自由的想象空间。五四时期大力倡导“赛先生”思潮，为以后中国科学文艺的创作打下了稳固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到1930年代，各种科学文艺形式颇有繁荣之貌，出现了像顾均正那样直接受启发于西方科幻小说而进行全新个人独创的写作，但晚清科幻小说的影响则很微弱。此后战火连连，科幻小说的创作和理论随之隐匿。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晚清科幻小说研究的特点是：第一，基本上没有专门的理论研究文章，对其进行的研究往往随同于对当时“新小说”的研究，而且是对“科学小说”的品评。第二，对作家作品略加评点后很快转入对小说历史和现状的不满和反思，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强烈的功利目的，缺乏研究意识，基本没有对科幻小说这一文类本身的深入探讨，且概念上的模糊与文类理论上的混淆相当严重。

二、1949—1988年的晚清科幻小说研究

这一时期出现了基于晚清小说史的探讨和小说文本整理与分析基础上对晚清科幻小说的研究。

1982年，北京海洋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科幻小说大全》一书，将中国科幻小说作品上溯到上古神话，详尽地“从《山海经》中夸父之追日到《列子·汤问》中偃师之造人；从清末外国科幻小说的被翻译引入，到1905年以徐念慈创作的《新法螺先生谭》为代表的科幻小说的出现”，对晚清科幻小说进行了初步的文本整理。主编饶忠华在收入书中的《永久的魅力——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初探》中认为，晚清科幻小说创作是“现代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初现。

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讨论晚清科幻小说的专门文章。1981年中国著名科幻作家叶永烈发表《清朝末年的科学幻想小说》一文，对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进行了专门的评介。他认为《新法螺先生谭》“文笔流畅，清新隽永”，“这篇科幻小说的发现，至少说明……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科学幻想小说起步不算太晚”。叶永烈

是晚清科幻小说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通过查阅报刊文献，发现了一大批清末民初中国创作的科幻小说。他在《中国科幻小说的先驱——徐念慈》（《文汇报》1981.12.21）一文中推定荒江钓叟创作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为中国第一篇原创科幻小说，从而使中国科幻小说史的上限拓展到1904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武田雅哉写作了一系列关于晚清科幻小说的研究文章，如《清末科学小说概述》（《科学文艺》，1981:4，第70-71页）、《〈电世界〉——清朝末年的一篇科幻小说》（《科学文艺》，1982:4，第34-35页）、《东海觉我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小考——中国科学幻想小说史杂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6，第40-44页）、《从东海觉我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说起》（《明清小说研究》第四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第440-450页）等。他在文章里大致梳理了晚清科幻小说的翻译与创作情况，明确提出“中国所谓的科学幻想小说的历史，由翻译和创作两方面看，可以说是从清朝末年的‘科学小说’开始的”。他通过对《新法螺先生谭》、《电世界》等具体文本的批评，总结了晚清科幻小说创作的一些基本特征，认为如《月球殖民地小说》、《新法螺先生谭》、《电世界》等晚清科幻小说“都是‘中国人的科幻小说’，因为这些作品都包含着当时的中国自己的很多问题、疾病和苦恼。通过这些作品，可以了解当时的几乎没有光明的社会情况。不过，可惜不能不说他们的文学性不强”。他并且认识到了晚清科幻小说在创作上的“工具论”与文类概念上的模糊：“强调科学小说的启蒙作用，明显地遵守了清末小说理论的基本路线”，“科学小说里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海底旅行等等，皆……‘种因获果’的作用”。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晚清科幻小说研究的特点是：第一，出现了对晚清科幻小说的文学史梳理及专门的评述文章，但数量与质量都不尽如人意。第二，多侧重对作品内容的印象式介绍与鉴赏式分析，没有深入地探讨，文章趋于雷同，视野不够开阔，文类本体性的研究比较少。

三、1988年至今的晚清科幻小说研究

1983年，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科幻小说陷入低潮，直到1988年，文化部少儿司、中国科普作协少儿委员会和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安徽屯溪召开会议，决议开创中国科幻小说的新高峰，中国科幻小说在改革开放的情势下，再次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中

国科幻理论研究也继续深入。

这一时期对于中国科幻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仍在继续,并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

1997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由于润琦主编和校点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将人们的目光集中引到“晚清”时代,关注现代中国科幻文学的发端。此书收录了三十一篇当时有代表性的“科学小说”,其中原创二十二篇,译作九篇。于润琦在全套书的总序中用一段文字专门介绍了“科学小说”,认为“‘科学小说’即科幻小说”,并对徐念慈身体力行提倡“科学小说”的功绩予以高度评价。该书把晚清“科学小说”放在当时整个小说发展大背景下进行编辑,这是它的特点。不过,该选集里没有收录《月球殖民地小说》,于的序文也把中国科幻小说的起源定为《新法螺先生谭》,显然是没有见到叶永烈1980年代的研究成果。同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陈平原、夏晓虹编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其中收入了相当数目的晚清人士对“科学小说”的评介文章;此外,如吴岩编著的《科幻小说教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1991)、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等著作中也有对于晚清科幻小说的专门评介。有关晚清科幻小说的史料前所未有地丰富着。

在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一些年轻的学人开始尝试对晚清科幻小说进行基于文本的综合性论述。

1998年,台湾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的林健群以《晚清科幻小说研究(1904-1911)》为题写作硕士学位论文,对晚清科幻小说进行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林健群的论文从晚清西学东渐谈起,主要分析了中国晚清科幻小说的“兴起因由”、“时代论题”及其“艺术表现”。他认为,中国科幻小说诞生于晚清时期,是“受到‘近代科学的东传’、‘小说界革命的振兴’、‘幻想传统的继承’和‘译本小说的启发’等因素酝酿激发所促成的”;晚清科幻小说的时代论题,“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情势”,“尤其以‘科学救国的呼喊’、‘民族意识的觉醒’、‘政治改革的寄托’和‘女权思想的促发’四者最为显明”;他还在与中国传统小说的比较中总结出晚清科幻小说的艺术特征:“晚清科幻小说在‘人物塑造’、‘结构安排’与‘环境描写’的艺术表现上,展现了超越传统小说形式技巧的‘科幻小说’新文类特征。”可以说这篇论文是到现在为止对晚清科幻文学研究最全面的一个总结,在中国科幻文学研究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该文博采纵览,对其他研究者了解晚清科幻并做进一步研究有很大帮助,但在分

析的深度上有所不足，“无论是思想内容分析还是艺术表现手法的分析上抓住科幻本身独特意义的意识仍然不够强烈，这就导致了整部作品很像一部清末社会文化思想历史和文学概论教科书的杂合体”。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治的硕士学位论文《在东西文化碰撞中的天人怀想——晚清科幻小说与现代性研究》（2003）推进了林健群论文对晚清科幻小说的叙述和分析。他首先对20世纪之前西方从“乌托邦”传统到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在对科幻小说文类源流的考辨中，凸现了在东西文化的知识趣味和文学视野中都存在的“忧天”、“忧人”两个主题，进而以“空间意识的变化”、“时间指向的变化”、“技术文明的想象”、“战争与灾难的预言”、“科学家形象的塑造”等五要素为纲，考察了晚清小说及其思想背景与知识视野。在论文的第三章，作者从“东西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个方面入手，分析了翻译文学和中国古代乌托邦理想在晚清科幻小说酝酿、出现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独具慧眼地抓住从中国古典小说到晚清科幻小说这一漫长文学文化历程中不断出现的一处“人文遗迹”——“女娲补天遗落的石头”，指出“忧天”、“忧人”主题基于时代背景在晚清科幻小说中的传承和进化：“晚清科幻小说延续了女娲石的‘补天遗梦’，一方面在时间坐标系的变更上体会到那种压迫感，于是预支未来，设计科学进步的中国重新恢复文明生机的新纪元，这可以称为‘用未来补历史’；另一方面，以小说家言幻想读书人的新命运，使得怀出色科学技术的民间科学家走入庙堂，确立科学家主管国家各大小事物的科学乌托邦，这可以称为‘用政治补科学’。”由此，张治论文深刻地揭示了传统与现代性在晚清科幻小说中以“补天遗石”为典型意象的融合交汇。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吴献雅的硕士学位论文《科学幻想与科学启蒙——晚清“科学小说”研究》（2002）虽然也是全景概观，但与前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其研究对象外延更大，“不仅仅限于当时所明显标明的‘科学小说’，凡是在小说中有一定分量的科学幻想或者强调以科学来启蒙的小说，都将在论述范围之内”，只是“为了主题论述的需要”，将科学小说大体划分为“科学幻想小说”和“科学启蒙小说”。在关于“科学幻想小说”的部分，吴献雅立足于晚清的科学救国思潮，将科学的引介、传播和教育同晚清科幻小说的文本分析结合起来，对晚清思想文化运动以“科学+文学”形式的表现有令人信服的剖析。这篇论文对史料的把握和运用相当出色，在大量阅读晚清书报杂志的基础上选取了丰富而精当的材料，清晰具体地阐明了普及科学的实践对

科幻小说生产的影响，使“社会思潮影响文学”的大判断落到了实处。但由于作者刻意回避了对“科学小说”的文类界定，其论述有时不免离开核心文本，泛化为科学启蒙在整个文学文化中的表现，这个问题在论述“科学启蒙小说”时比较明显。

此外，王燕《近代科学小说论略》、康文《略论中国近代科学小说》、汤哲声《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发展史论》等论文虽然篇幅较短，叙述简略，但在探讨晚清科幻小说“文体杂糅”问题和式微原因时，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而这两点恰是上述三部硕士论文着力不够的。

新的角度或切入点在这个时期的出现，为晚清科幻小说研究开辟了全新局面和广阔空间，一些知名学者的研究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如陈平原的《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就是一篇引用率很高的论文。他试图从分析晚清科幻小说中的“飞车”意象来分析晚清科幻小说作家们对于“科学”概念的把握以及这种把握对晚清科幻小说创作的影响。他指出“晚清带有幻想意味的小说，往往出现飞翔的意象，并将其作为‘科学’力量的象征”。但晚清科幻小说作家自身科学素养的缺乏却内在地决定了“仓猝上阵的科学小说家，其创作必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新小说潮流的影响也使得“世纪初的科学小说家，不满足于讲述‘求知’或‘探险’的故事，而是努力渲染其‘高尚之（政治）理想’”，使得“中国科学小说的发展方向，没有纯粹的求知欲望，有的只是如何利用‘科学’，达到某种或高尚或不高尚的政治目的”。在这里，陈平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功利性认识观对中国晚清科幻小说造成的负面影响。

另外，在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作者在论及晚清小说创作的高雅化倾向问题时，指出晚清新小说，包括科学小说，在创作上对小说情节性的有意漠视及对哲理和科学新成分的追求所导致的弊病。他以《新法螺先生谭》为例，指出小说中使用了众多科学术语，固然“读之能助人奇想”（天笑生：《〈法螺先生谭〉小引》，《新法螺》），“输入文明思想最为敏捷”（天笑：《〈铁世界〉译余赘言》，《铁世界》，文明书局，1903），却使得作家忙于解释各种新术语而读者忙于接受各种新概念，从而无暇顾及人物的塑造或情节的铺述。因此“导中国小说以进行，却未必能自科学小说始。清末民初科学小说提倡者多，翻译者多，但创作者却极少。主要还不是因为中国人科学水平或者幻想能力的限制，而是过多的学理介绍和概念剖析确实非一般小说读者所能欣赏”。